



国际大奖
儿童文学精选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水晶球、炼金术士、吹号手的高塔、离奇冒险……
这是一个神秘奇幻的故事，让你拿得起放不下……

荣获美国童书最高荣誉——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吹号手的承诺

[美] 埃里克·凯利 著
龚勋 编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国际大奖儿童文学精选
INTERNATIONAL AWARD
—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吹号手的承诺

[美] 埃里克·凯利 著
龚勋 编译





创世卓越 品质图书
TRUST JOY, QUALITY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吹号手的承诺 / (美) 埃里克·凯利著; 龚勋编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6.10

(国际大奖儿童文学精选)

ISBN 978-7-5536-4989-4

I. ①吹… II. ①埃… ②龚…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60038号

| 国际大奖儿童文学精选 |

Guoji Dajiang Ertong Wenxue Jingxuan

吹号手的承诺

CHUIHAOSHOU DE CHENGNUO

[美] 埃里克·凯利 著

龚勋 编译

设计制作 北京创世卓越文化有限公司

插图绘制 纸飞机工作室

责任编辑 赵露丹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务 陈 沁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邮 编 310013

网 址 www.zjeph.com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9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36-4989-4

定 价 19.80元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目录

THE TRUMPETER OF KRAKOW

■ 引子	年轻的波兰吹号手	1
■ 第一章	不肯卖南瓜的人	5
■ 第二章	克拉科夫城	12
■ 第三章	炼金术士	21
■ 第四章	杨·甘地修士	32





■ 第五章	鸽子巷	40
■ 第六章	吹号手的高塔	49
■ 第七章	神秘的阁楼	55
■ 第八章	纽扣脸彼得	63
■ 第九章	纽扣脸彼得的袭击	73
■ 第十章	魔鬼来了	79
■ 第十一章	对教堂的偷袭	86



■ 第十二章	最后几个音符	93
■ 第十三章	丢失的塔尔努夫大水晶球	102
■ 第十四章	火光中的克拉科夫城	114
■ 第十五章	卡兹米尔国王的接见	122
■ 第十六章	水晶球的最终命运	131
■	尾声	134





引 子

年轻的波兰吹号手

1241 年春天，一则传言沿着基辅大路席卷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人们都说：东方的鞑靼大军又来了。每个听到这则传言的人都吓得浑身发抖，母亲们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叮嘱他们千万不要乱跑，因为那些鞑靼人的身体里流着冰冷残暴的血液。

几周过去了，传言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越来越厉害了。有人说：鞑靼大军已经攻占了波兰，乌克兰也已经是火海一片。还有人说：基辅已经成为鞑靼人的领土，就连“雄狮之城”利沃夫也已经被攻陷。那支野蛮的鞑靼大军不停地向前推进，如入无人之境。现在，只要再经过几处幽静的村庄和肥沃的土地，他们就会到达东欧最美的城市——克拉科夫城了。

鞑靼人的到来之所以让人们如此惊恐，是因为他们就像一群闯入富饶欧洲的野兽，肆意地破坏着当地的一切。只要是他们经过的地方，生命便都会化为乌有，就连未成熟的小麦也不能幸免。这些人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胡须浓密而杂乱，头发编成了一个个小辫。他们骑着矮小的短脚马，马背上载满了战利品。他们拥有雄狮的勇猛、巨犬的胆量，内心却如钢铁般冰冷生硬，从不知怜悯和慈悲为何物，更不要说什么温柔和信仰了。

那些鞑靼人骑着战马，手里拿着裹着皮子的铁盾，长矛挂在马鞍上。一旦这些穿着兽皮、戴着金耳环的骑兵飞奔起来，将势不可当。战马奔腾扬起的漫天尘土和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马蹄声，能让那些很远

地方的人知道，他们要来了。

鞑靼人的队伍非常庞大，士兵多得数不清。大军从头到尾经过一个地方，需要花上好几天的时间。而在大军的后面，还有一队长长的后勤部队，他们负责用推车运送战俘、粮草和数不胜数的战利品——大部分是贵重的黄金。大军前面，总有一群逃亡的人，他们都被吓坏了。在告别自己的破屋时，他们万般不舍，痛苦万分。

在战火肆虐的年代，吃苦最多的总是穷人。这些无助的穷苦人拖家带口，推着小车，赶着自家的马、鹅、羊，行走在逃难的路上。这支逃亡队伍里有虚弱的老人——一提起故乡他们就显得特别没精神；有还在给孩子喂奶的母亲；有患病的妇女；还有处于悲痛之中的男人——他们刚刚失去了自己辛苦耕作一辈子才积攒下来的一丁点儿财产。孩子们抱着自己的宠物或是心爱的宝贝，疲惫不堪地跟在后面。

克拉科夫城的平民一边为这些难民敞开大门，一边积极地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其实，城里那些身份尊贵、十分富裕的人早已逃出了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逃向了西方，希望离鞑靼大军越远越好；一部分人则逃向了北方，因为那里有修道院可供躲藏。克拉科夫城的郊区也有修道院，只不过躲在那里的都是一些难民。那里的修士们想尽办法尽可能多地接受、安置前来避难的人们，同时也在为对付将要到来的围攻者做准备。

那些筋疲力尽、被吓坏了的难民一进入克拉科夫城就再也没有其他要求了。他们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面向南方祈祷、感恩。他们之所以面朝南方，是因为克拉科夫城的南边有一条河，叫作维瓦斯河，河边有一座瓦维尔山，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瓦维尔城堡就建立在这座山上，历代波兰君王都住在那里。

克拉科夫城并没有向城外派遣驻兵，因为那样只会造成没必要的伤亡。几天来，从四面八方到来的不计其数的难民涌进了克拉科夫城，差点把克拉科夫城挤爆。

鞑靼大军越来越近了。圣安德鲁教堂对面的海德堡上的城门已经用木栅栏封死了，士兵们站在城墙上严阵以待，他们已经做好了为保护自己的故土和家人而牺牲的准备。半夜时分，鞑靼大军终于冲到了城墙下。



铁石心肠的鞑靼人点燃了城外的村庄，就连郊外的几个教区也被他们洗劫一空。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烈火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敌人在猎物逃跑后发出的咒骂和嘶吼声，鞑靼人抢到金银财宝后的欢呼声……

最后，克拉科夫城还是沦陷了。天刚蒙蒙亮，在瓦维尔城堡站岗放哨的士兵就发现了一片火光中的克拉科夫城。无论是城外还是城内，大火肆无忌惮地燃烧着。只有三座教堂逃脱了被大火摧毁的命运，它们分别是：靠近中央集市广场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拥有高大塔尖的圣安德鲁教堂和一座市场内的教堂。至于那些没有躲进教堂的难民和市民，都没能逃脱这场灾难。然而，在废墟中，有一个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人——活了下来，他就是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的吹号手。

凡是教堂的吹号手，都曾发过这样的誓言：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吹响《海纳圣歌》（一首歌颂圣母玛利亚的曲子），不分昼夜。一旦起誓，便要终生遵守，至死不渝。

这个年轻的吹号手也不例外，他也曾发下誓言：要站在教堂高塔高高的阳台上，每隔一小时吹响一次手中的小号，不分昼夜。每天早上，当太阳在维瓦斯河上洒下第一缕光芒，将河流变成一条流动着的金线时，吹号手就要登上阳台，吹响《海纳圣歌》。

令人不安的一夜终于过去了。年轻的吹号手又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他感受到不能自己的快乐。过去的那一夜实在是太压抑了，这种压抑除了来自于黑夜本身的深沉外，还来自于那些冰冷残酷的鞑靼人对整座城市的践踏。

此时，一些矮个子鞑靼士兵围在高塔脚下，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高塔周围的房子仍在燃烧着，浓烟不断涌向空中。其实，在黎明到来之前，年轻人本可以逃入教堂，但他为了遵守誓言，选择了留下，坚持到这最后一刻。如果他现在再想跑，那真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这个吹号手看上去大约19岁，最多也超不过20岁。他身穿一件深色粗布衣，前襟系着对扣，衣长没过膝盖。粗布衣的外面还穿着一件及腰的短外套，一条腰带紧束在身前。深色的厚袜子从膝盖处一直延伸





到他那头部尖尖、十分柔软的鞋子里。他头上戴着一条皮制的头巾，看上去很像僧侣的帽兜，头巾将他的头裹得严严实实，只看得到他的脸和些许碎发。

妈妈和妹妹应该已经安全了吧，他想，早在十天前她们就已经出城投奔东边的亲戚去了，现在应该早就到那里了。

他突然觉得生命是如此美好，维瓦斯河上空的太阳温和地播撒着金色的光芒，使瓦维尔城堡的大教堂沐浴在这金色之中。此时，神父已经做完了弥撒。城墙上，士兵们没有一丝松懈，他们的铠甲也泛着点点金光。城门上空，一面精致的白鹰旗正在风中飘扬。

他的生命刚刚开始绽放，他怎能不留恋？但他也要像勇敢的波兰士兵一样，为了祖国，为了家乡，和那些凶残的入侵者战斗。就在昨天晚上，原来那只存在于老人的回忆和谈论中的残酷厮杀场景成为了现实。现在，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他也许马上就要见到死神了，因为他发过那样的誓言，因为他深深地爱着这座教堂，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要遵守誓言，”他低声对自己说道，“就算是死，也要和誓言同在。”此时，他的表情是那样平静、坚毅，他的心中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因为他不再考虑自己履行完职责后的最终命运会怎样。身旁的沙漏提醒着他吹号的时间到了，他举起小号，放到了嘴边。

刚开始的时候，号声很轻柔，不一会儿，就变得慷慨激昂起来，仿佛是在为胜利呐喊。年轻人的心中满是愉悦。他想，他虽然就要孤独地死去，只为了要坚守那个在某些人眼里毫无意义的誓言，但是他的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必将被人们世代铭记，成为人们心中勇气、力量的来源，这也便是此刻真正的意义所在。

鞑靼人不会一直等待年轻人结束吹奏，一名鞑靼士兵将一支箭射向了年轻的吹号手，箭呼啸着射入了吹号手的胸膛。此刻，吹号手心中满是遗憾，因为还差几个音符曲子就吹完了。吹号手紧攥着小号跌坐在墙边，他努力地向空中吹响了最后的几个音符。这几个音符在空中颤抖着，由强变弱，最后消失了。同一时刻，教堂周围的鞑靼士兵将手中的火把丢向了那座木质的塔楼，就这样，塔楼连同那个年轻的生命，一起消失在火光中。



第一章

不肯卖南瓜的人

转眼间，时间到了1461年7月底的一个早晨，克拉科夫城上空那颗火红的太阳向世人昭示着这将是整个夏季最炎热的一天。进城的路，上，轰隆隆的响声不绝于耳，原来是一队长长的四轮马车队正在前行，这些马车大多是农夫用来运送货物的。大多数的马车只套着一匹马，车辕是用粗糙的圆木做成的，几块圆形的木板钉在一起就组成了车轮，车轮的边缘用火烤过，这样会使车轮更加结实牢固。车的底部由几块木板组成，车子两边和车尾则是用藤条编织而成，远远望去，整辆马车就像是一个装了轮子的大藤筐。这种马车非常结实耐用，无论是碾轧石头，还是在泥泞的田地里穿行，它都能安然无恙。马车走在大路上摇摆不定，酷似海上漂浮着的小船。

车夫走在马车的一旁，时不时地扬起手中的鞭子抽打马背，好让马儿走得快一些，妇女和小孩则坐在车上。马车上装着各种各样的物品：蔬菜、鲜花、家禽、牲畜、黄油以及还热乎的牛奶等等。有些马车上装载的物品非常单一，比如有的装满了兽皮，有的一整车装的都是黑土，尽管这些黑土并不值钱，也不能吸引人们的目光，但是整座城市的花园都在等待着它们的到来呢。还有的马车上装的都是家禽，那些马车的车夫的脖子上挂着几串干蘑菇，就像戴着项链一般。渐渐地，车队离连绵的群山越来越远，远方的维瓦斯河像是一只手镯，套在瓦维尔山上。空气中混合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一阵阵迷人的芬芳扑鼻而来。



集市已经开始了，很多已经奔驰了一整夜的马车终于来到了主干道，冲进了城。这条主干道是克拉科夫城和周围城市相联系的交通要道，因此路上的行人络绎不绝，有的人甚至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这里的。

集市上有衣着光鲜的市民，有光着脚、穿着长大衣、头戴圆顶草帽的农民，有穿着粗布衣裳、披着艳丽披肩的农妇，当然，最受瞩目的当属那12个戴着黑帽子、额前露出黑色卷发的犹太人。

城里城外的达官贵人们当然不会亲自到集市中来，但他们也会派遣仆人前来采购。不过就算是仆人，穿得也比普通老百姓要高档得多。除此之外，带着孩子的妇女，坐着马车、面容疲惫的老者都能在集市上见到。

在商队中，武器是每个人的必备品，有的人腰间别着一把短刀，有的人手中握着一根长棍，还有的人在车底藏了一把板斧。外出做生意本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更何况集市里又藏着无数的小偷。有些贵族财主因为害怕被偷盗，甚至不愿意派车队去赶集。相比较而言，散市时要比刚开市的时候风险大得多，因为商人们的腰包都已经装得鼓鼓的了。

在这些被塞得满满的马车中间，有一辆马车非常惹眼，因为在这种赶集的日子里，车上竟然什么也没有，并且这还是一辆少有的双驾马车。这辆马车非常结实，主人的穿着也很考究，一点儿都不像整日在田间耕作的庄稼人。赶车的男人大约45岁，他的妻子看上去比他小十岁，他们的儿子正坐在马车的尾部，悬着的两腿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亲爱的，你看，前方那座高塔就是克拉科夫城外瓦维尔山上的瞭望塔。我们要是会飞的话，天黑之前就能到达那里了。快看，更远处还有两座高塔，它们都属于圣母玛利亚大教堂。看到它们，我就觉得这一路上所受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赶车的男人对坐在自己身旁的妻子说。

听到丈夫的描述，女人摘掉了头上灰色的帽兜，兴奋地望向远方。“没错，那里就是克拉科夫城。”她说，“它是我妈妈的故乡，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说起这座城市的光荣历史，我真没想到



自己能够来到这里。但是我真心希望它和我所听到的那座城市有所不同。天啊，我们终于到这里了！”

“是啊，我们终于到这里了！”男人也跟着感叹道。接下来，他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说话。男人回想起自己从前在这座城市求学的经历，女人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男孩则畅想着他将会在这个城市里见到的一切。

突然间，身后车队里一阵骚动打乱了他们的思绪。后面的车夫们纷纷赶动马车，退到了路边，使道路中央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通道，但是没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男人转过头，想看看究竟是谁让这么长的车队给他让路。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骑着矮种马，骑士打扮的人顺着大路冲了过来。

“全都给我闪开，你们以为这条路是你们的私有财产吗？你们不老老实实在家种地，跑到城里来凑什么热闹！还有你，出门的时候不知道选一匹聪明一点儿的牲口吗？”那个骑士冲着位农夫打扮的人大吼道。这个农夫的马刚刚冲到了大路中央。

“刚才我差点就掉进路旁的沟里去了。”农夫也感到很冤枉。

骑士没有再和农夫争执，他发现了那辆特别的马车还有车上的一家三口。当他盯着马车上的人看时，马车上的男孩也正在观察着他。这个男孩名叫约瑟·恰尔涅斯基，看上去大约15岁的样子，长得不算多英俊，但也绝对算不上丑。他戴着一顶小圆帽，脸圆圆的，黑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虽然看上去有些疲惫，但他的穿着很讲究：衣服的布料不是财主们喜欢的皮子，更不是农夫们平时穿的粗布，而是一种质地优良的棉布。穿在最外面的那件厚外衣也是棉布的，衣服的下摆到达了膝盖。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长及膝盖的棕色皮靴，靴子的头部看上去软软的。

骑士注意到了小男孩的目光，他大声喊道：“小家伙，让你父亲停车，你过来给我牵马。”约瑟乖巧地跳下马车，上前几步牵住了马的缰绳。但是，他明白，在这个战火刚刚平息的年头，社会一点儿都不太平，强盗、心怀不轨的“朋友”都会找你的麻烦。即使是那些自诩高贵的达官贵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剥削穷人的机会。穷人之间当然也不是一片祥和。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没有防人之心是

绝对不行的。因此，他在听到骑士的召唤时，便告诫自己要格外小心这个人。

约瑟越是靠近骑士，就越发肯定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这个人的确很危险。虽然骑士身上穿着只有仆人才会穿的厚布制服，但是那制服下面露出了一截轻薄的铠甲，他的马裤也不是当下正流行的灯笼裤，而是一条连身皮裤。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圆帽，帽子上有一长串珠子，一直耷拉到脖子上，看上去像是一串玻璃珠。



他的长相出卖了他的灵魂：鸭蛋脸上的那双小眼睛和两条连在一起的一字眉，将他阴险邪恶的本性暴露无遗。从远处看去，他活像一只猴子。他的脸上有一块纽扣般大小的圆形伤疤，那是瘟疫留下的痕迹。有这种伤疤的，往往是鞑靼人或者哥萨克人。他的耳朵长得比较靠下，嘴很大，就像万圣节时孩子们刻在南瓜上的嘴一样。嘴巴上面的两撇小胡子，和下方精心修剪的络腮胡子连在了一起。只见那人腰上别着一把弯曲的短刀，从侧面还能隐约地看到一截镶满珠宝的刀柄，那是东方特有的一种匕首。

见约瑟已经牵起了马的缰绳，骑士便立刻翻身下马，快步朝马车上的夫妇走去。约瑟的父亲迅速从座位底下抽出一把十字短剑，对正在靠近的骑士喊道：“别过来，我虽然不认识你，但你应该明白，想要弄清你的底细并不是什么难事。”

骑士停了下来，眼睛望向那柄指向自己的十字短剑，脸上多了一丝敬意。他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您应该就是安德鲁·恰尔涅斯基吧？”

“没错，”男人答道，“不过初次见面，我想你应该称呼我为安德鲁·恰尔涅斯基阁下。”

骑士马上又鞠了一躬，说道：“我这是没把您当外人呀。我叫史蒂芬·奥斯特洛夫斯基，海乌姆人，现在在基辅任职。一个和我们关系匪浅的莫斯科人派我来……”他说到这里就停了下来，好像是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说的这件事非常机密，不适合在这里交谈。“我听说一伙鞑靼人从克里米亚一路烧杀抢掠，在他们毁坏的房屋中，有一幢是属于安德鲁·恰尔涅斯基的。哦，请原谅我的口误，是安德鲁·恰尔涅斯基阁下的。我们得知，这位先生已经带着家人投奔克拉科夫城



的亲戚去了。我打听清楚这家人的相貌特征，就一路紧追了过来。今天早上我看到您的这辆双驾马车，就猜测您正是我要找的人。刚才见到您一家三口时，我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断，于是我就斗胆主动上前来，向您表达我最诚挚的问候。”

安德鲁并没有因为这番话而放下戒备，而是仔细地打量着这位骑士的穿着和长相。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想说的不止这些吧？想说什么一次性说完。”

“您说得没错，”骑士回答道，“不过，剩下的话要等进了城才能单独跟您说。”说完骑士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安德鲁眯着双眼，打量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仿佛想要看穿他内心掩藏的邪恶。他看上去是那么镇定自若，内心却远没有表面上来的平静。他很清楚，眼前这个陌生人刚刚讲的话有一大半都是假的，至少他不姓奥斯特洛夫斯基，虽然这个姓在海乌姆的确很普遍，但是没有一个人长成这般模样，更何况他最后说的那句话还隐含着些许威胁的意味。自己一家离开家乡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假如他没有猜错的话，这个人从一开始就跟着他们，他的任务就是阻止他们一家人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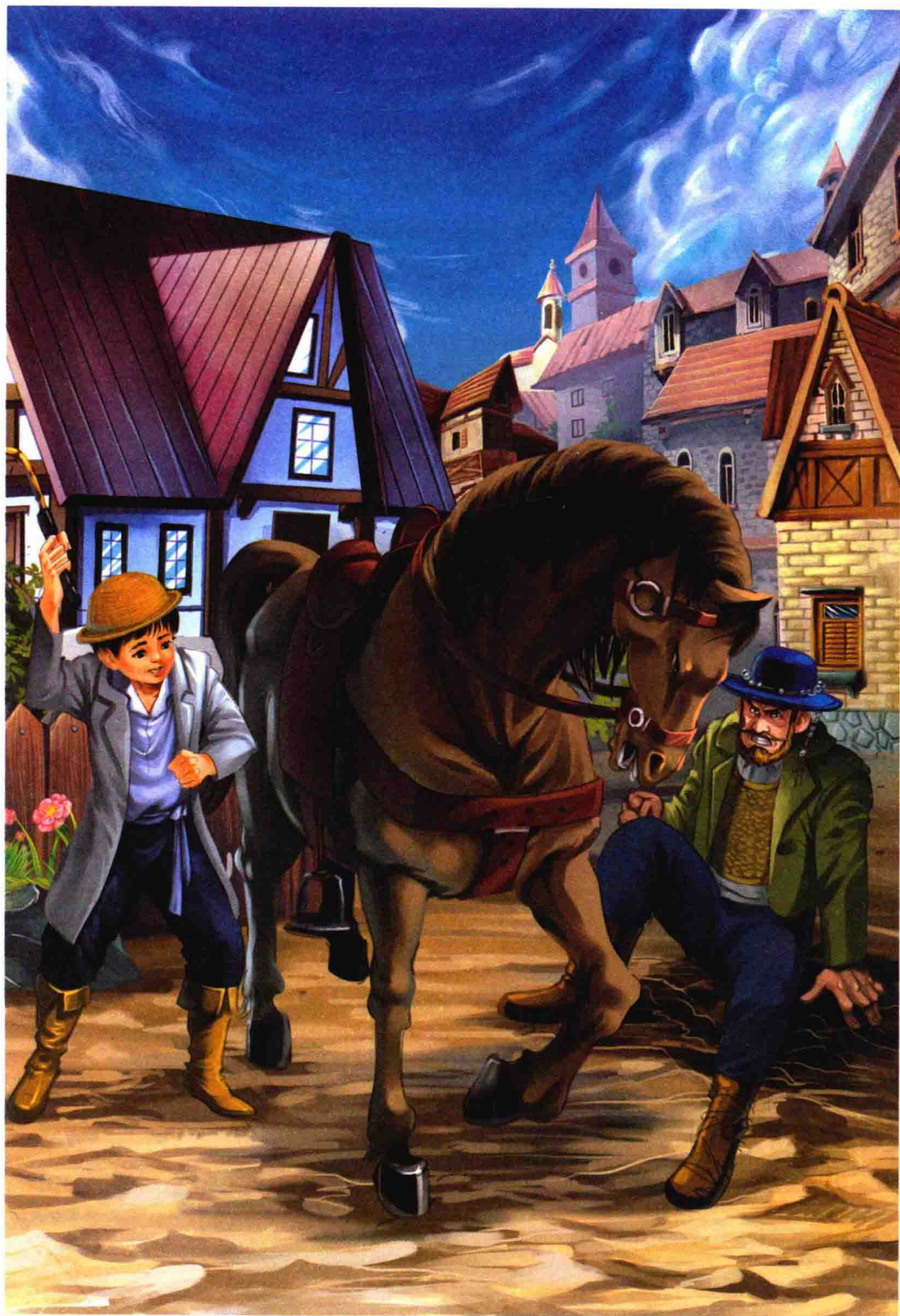
“你所说过的那些跟我都没有关系，”安德鲁说，“前面的马车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如果你真的那么关心我们，就请回到你自己的马背上吧。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而且我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你。”

前面的马车确实已经甩下他们很远了，并且这场谈话造成了道路拥堵，他们后面马车的主人早就不耐烦了，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正相反，”骑士回答道，“您身上正好有我想要的东西，在我们即将一起进入城中并进行单独交谈之前，我会一直跟着你们。小伙子，把我的马牵过来吧，接下来咱们要一起走了。”

安德鲁简直快被气疯了，他怒吼道：“你实在是太嚣张了！有什么话赶紧说，说完赶快离开！”

骑士并没有将安德鲁的愤怒放在眼里，而是仔细地打量着那辆双驾马车，突然间，他把目光放在了驾驶座前木板上的一个金黄色大南瓜上。





“真有意思，这个季节竟然还有南瓜？难道大草原上的人在冬天种南瓜吗？这个南瓜怎么卖？”

“不卖！”安德鲁干脆地回答道。

“不卖？”

“没错，你的耳朵没有问题。”

“我要是用和这个南瓜等重的黄金跟你交换呢？”

“那也不卖。”

“真的不卖？”

“不卖！不卖！”

“这样的话，那就真是对不起了！”骑士抽出腰间的那把刀，脸上闪过一丝阴险毒辣的笑容，向安德鲁逼近。

安德鲁马上从座位上跳起来，一闪身躲开了骑士的进攻，并顺势握住了对方的手腕，让他不能随意动弹。“哐当”一声，骑士手中的刀脱手了，掉到了地上。安德鲁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放过敌人，而是用左手抓住对方的小腿，将他举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扔到了马车外。骑士狼狈地跌坐在路边的泥地里，恼羞成怒，嘴里不断地骂着脏话。

此时，约瑟灵机一动，将手中的那匹马掉了头，然后狠狠地抽了一鞭子。马儿吃痛，快速地向着来时的方向奔去。约瑟迅速回到马车上，使劲挥动手中的马鞭，并大声地叫父亲赶紧回来。受惊的马儿疯狂地向前奔跑，安德鲁顺势上了马车，只听几声鞭响，马车便消失在了路的尽头，只剩下那个不知道是要先去追自己的马，还是先去追马车的骑士。

没多久，安德鲁一家就来到了卡兹米尔城。这座城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只要穿过这座城，再通过那座横跨维瓦斯河的大桥，就能到达克拉科夫城了。但是，非常遗憾，那座大桥破败难行，所以他们只好转身往北，选择了另外一座桥。通过这座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庄严肃穆的克拉科夫城门前，接受守门士兵的盘查。